

勇敢的书生

文/任芙蓉

瞧这直露的标题,就知文无悬念,无非钦佩某人面若书生,却举止果敢之类。确乎如此,想痛脑壳,未觅得一个含蓄的篇名。

沪上陈歆耕,操持一家文学类报章。几年下来,版面中素有的生气、灵气不减,又铺排出惊人的锐气与浩气。活蹦乱跳的一份周报,让人恨爱交加,火速跻身文坛媒体重镇。然陌生者有所不知,如此敢作敢为的男人,却是一位腼腆文弱的书生。因他面部线条毫无粗犷可言,有人猜其“凛然”的顶级状态会是什么样子?另有人打趣,可别寄望过高,“紧锁眉头”而已。

宜兴城外“农家乐”的餐桌上,食客们偶然获知,在座的某男某女,年少相熟,系家乡同期文学辅导班学友。好似热油点水,顿时满桌鼎沸。如今已成文坛名媛的某女,温良随和,放任他人表演机灵。而此刻的某男,俨如羔羊,手足无措。这位某男,便是歆耕。

生活中拘谨如斯的歆耕,此番宜兴赴会,舍弃方便快捷的高铁,独身驾车而来。交谈之间,方知他开车多年,仍深陷“酷爱”,且醉心高速度与长距离。看他体力单薄,听他轻言细语,不禁想我自己,痴长大把年纪,军中任过汽车排排长,竟向来怯于快车,并始终畏惧长途。老弟映衬之下,颇觉自惭形秽。仅此一端,对“多元”的歆耕,你必得刮目相看。

此君别异,办报纸不消停,写文章不安分,路数让人不解,而其实别有会心。就说歆耕热衷的文学争鸣,恰因他深谙一理,何等沸沸扬扬的笔墨官司,终究不过纸上的兵荒马乱,压根儿无伤大雅,反倒是言路广开,世道清明的佐证。文坛等同五行八作,流行种种江湖把戏。于他而

言,有的果真不知,有的知而佯装不知,有的知而广而告之。可见,歆耕虽为书生,但绝非“书生气十足”的书生,更远离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的书生,乃彻头彻尾“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”的书生也。

且欣赏他一些文章的标题:《遏止“经典化”的冲动》《“毁”人不倦的文学批评巨星》《当代作家的语病》《文学奖乱弹》《泡沫书评家的破灭》……

上列题目,无一空泛,无一飘逸,无一写意,悉数开门见山。读这种挂羊头卖羊肉的诚实文字,你断然读不出口齿含混,读不出欲言又止,读不出语焉不详。歆耕终日无闲,曾自嘲如陀螺乱转。他这些磊落光明的篇章,遂多半产自月落星稀的时辰。窗外街灯寂寞,屋内夜深人静,报馆“总编”下班返家,电脑桌前,唯有随笔作者陈歆耕,唯有前军事记者陈歆耕,亢奋着,放纵般地敲打出淋漓痛快的句子。

眼下文坛,兴旺与堕落,交相辉映。区别只是,前者拥有一唱百和的歌手,后者匮乏说三道四的杀手。杀手称谓,听来刺耳,我不愿妄比歆耕。但在文学批评竞相炫学术,炫示客观的对比下,好恶分明的杀手,个个真诚百倍。我因职业浸染,卅年如一日,打心眼儿里喜爱杀手,常将与他们呼朋引类,引为人生快活。

书生可敬,往往象征学问和教养。因此,仅有冲天豪气,欠缺书生气质的人,不宜交往;但徒具书生派头,实则八面圆通之徒,更不宜交往。陈歆耕有书生的儒雅,有军人的耿介,故而值得结交,适于仿效。■

要留清白在人间

文/周春梅

《平生六记》,只看书名,或许会使人疑心是一部《浮生六记》式的书。如《浮生六记》中“闺房记乐”“闲情记趣”般,引人遐思,甚至想象书中是否也有一位“芸”般的女子——如林语堂所说,“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”。

果真如此,这部书或许可进入畅销书之列。但《平生六记》离这类闺情闲趣实在太远。土改记异,打虎记零,镇反记慎,肃反记无,四清记实,反右记幸,此六记所述之个人经历坎坷动荡,实为国家民族之共同命运。今日之青年,易为林徽因、张爱玲式的曲折人生吸引,且只取其中符合“小资”雅趣的部分,动荡历史于其则无异于天方夜谭。

众人“涸其泥而扬其波”的浊世中,难得的是“清”与“醒”,更难得的“清醒”中有所作为,问心无愧。作者当得起“问心无愧”这四个字的重量。时至今日,种种“记愧”,依然踪迹难觅。钱钟

书认为杨绛《干校六记》漏写了一篇“运动记愧”:该“记愧”的,有糊涂虫般的一般群众,有怯懦鬼般的知识分子;而最该“记愧”的,是那些明知是乱蓬蓬葛藤帐,却依然大判葫芦案的旗手、鼓手、打手。

《平生六记》中多次提及一种心理,即因“被打”固然不幸,但因此而免于“打人”,如因被打成右派,而免于将自己尊敬的前辈或亲近的同事打成右派,则是不幸中的大幸。杨绛《丙午丁未年记事》谈及挨斗时也有相似议论:与其骂人,宁可挨骂。

小人物的良心与作为,无力挽狂澜之伟力。个人以至民族无端耗费了的时间,伤害了的生命,均无法追回。但“小”并非毫无意义,汇聚成“大”,终于将历史从“非人”的歧途拉回“人”的正轨。■



陈歆耕 著
作家出版社



【美】盖尔·月山 著
雷淑容 译
译林出版社



《平生六记》
曾彦修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

【以色列】果尔达·梅厄 著
舒云亮 译
新星出版社

完美的平静

文/雷淑容

《武士花园》是美国当代作家盖尔·月山的小说,出版于1996年,因其影响巨大入选美国高中生教材必读书目,用出版方的话来说是“以东方的诗意文笔征服喧嚣的美国文坛”。此书写的是武士文化,却并没有一个杀身成仁的日本武士,甚至连武士的影子也没有,又成功地触摸到了武士道精神的实质。作者虽是美国作家,但其复杂的出身——父亲是日本人,母亲是中国香港人——注定了小说的独特性:没有美国视角的程式化,也非日本视角的纯粹化,更没有中国视角的民族化。小说主人公是一位20岁的中国男孩斯蒂芬,确切地说,是一位在香港长大的中日混血儿,在1937年的日军侵华期间,因为患肺病,从香港赴日本养病。

斯蒂芬的生活或明或暗地交织着四条线索。首先是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形势,一架收音机断断续续地播送着战争消息。这是一条隐线,看似遥远,却无时无刻不主宰着故事的走向。其次是斯蒂芬的家庭。母亲的一封信打破了家里的平静——原来父亲十几年来一直偷偷养着一个日本情人。国破之际,家庭如何保持完整?第三条线索是斯蒂芬的爱情。垂水女孩惠子和斯蒂芬相互倾慕,然而惠子的哥哥战死徐州的死讯,让爱情迅速夭折。麻津的故事是第四条线索,亦是小说的主体。麻津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老佣人,一个不合于时代连战场都不需要的男人。但斯蒂芬从一开始就发现他的与众不同:对少主人的病视而不见,酷爱听莫扎特、肖邦,对战争不以为然,会做培根炒鸡蛋,精通园艺等等。随着时间的推进,斯蒂芬进入到麻津的生活核心,才发现正是这个外表矮壮粗砺、沉默寡言的佣人,数十年来担负着创立、扩展和重建山口村的重任,他是山口村与外界的唯一联系,是整个麻风病村的保护神,一个不折不扣和无怨无悔的孤胆英雄。他像一个隐藏在日本民间的武士,用恒久的忍耐和坚定的信心来抗御一切灾祸、困难,守望一份绝望的爱情,在他身上集中了所有古

代日本武士的品质,那就是信仰、忠诚、克己、勇敢、智慧,却唯独没有好战、愚忠、自杀与复仇。早在20世纪初期,新渡户稻造在《武士道》中提出,日本武士社会早已经不存在了,但武士道精神犹在,表现在现实社会里,是不知不觉而且沉默的熏陶。

三岛由纪夫的小说《忧国》,写一名年轻军官和妻子为维护军人荣誉慨然赴死的故事,其武士道精神,以忠于天皇和切腹自杀作为极致来体现,礼赞死亡的艺术和天折的美学。《武士花园》表达得却恰恰相反:反战,宁愿孤独求生也不愿风光赴死,摒弃表面化的仪式,视心灵内在的美高于一切,以宽广的爱、健康和温暖作为底色,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。笔端充满川端康成所谓的“物哀之美”和谷崎润一郎的“阴翳之美”。

《武士花园》读来都是美,风物之美使它沉静,人情之美让它丰满,精神之美更让它生辉。小说最惊心动魄的美,出现在佐知子回忆麻津教她如何建造枯山水,用一砂一石和想象力来完成一座花园,当佐知子再一次被孤独和绝望主宰决定自杀时,她被一阵狂风召唤到了花园里,“就在那一刻,它复活了。我听到了水潺潺流过的声音,看见了水面的层层柔波。而最重要的是——我现在享受这样一个事实——它的美,任何疾病或者任何人都不能从我身边随便夺走。我久久地伫立风中,直到感觉自己不再是自己,而是花园的一部分。”这是我读到的有关日本枯山水最有想象力和说服力的文字。盖尔·月山和她的《武士花园》让我明白,枯山水并非只是一种造园法,而是有感情有生命有回忆的风景,是一部情节复杂的长篇小说。小说结尾,斯蒂芬告别麻津和佐知子,踏上归途,作为译者,我回首整部作品,只见白沙石砌成的种种波纹,层层涌动,连缀起来,形成一片无边无际的背景,仿佛整个垂水就是一座文学意义上的枯山水。顺着斯蒂芬的视线,我看到的不是悲伤,而是一片完美的平静。■

人的一生有多长

文/李辉

读过不止一本以“我的一生”为书名的回忆录,在他人的生平回顾中,你可以看到个体生命与世界的关系,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延续。不过,只有在读以色列的梅厄夫人的这本回忆录时,我才忽然产生一种“人的一生有多长”的想法。

我们这个年纪的老男人,儿时接受的教育,没有犹太人千百年的历史漂泊,也不太清楚在二战期间,犹太人在欧洲各国遭遇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。梅厄夫人十九世纪末出生于乌克兰基辅,她的一生,贯穿着犹太民族在恐惧中面对大屠杀,在忍辱负重之后顽强地获得新生的全过程。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,她参加以色列“独立宣言”的签署,她写道:“以色列

国!我热泪盈眶,双手在颤抖。我们成功了。我们缔造了犹太国家——而我,果尔达·马波维奇·迈耶森见证了这一天……长期的流放生活结束了。”读到此处,鼻子一酸,怎能不为之感动?

早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之前,梅厄夫人就有“铁娘子”之称。历来桀骜不驯甚至颇有些盲目自负自大的法国总统戴高乐,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葬礼上,主动走到时任外交部长的梅厄面前,破天荒地用英语与之交谈,鞠躬敬意。

人的一生有多长?梅厄夫人的一生,与犹太民族、与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的命运一样长,从苦难走来,再向远方走去……■